

青年审美文化焕新传统艺术

孙 焘

前两年上映的电影《百鸟朝凤》中,传统唢呐艺术在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冲击下濒临失传,给人以沉重甚至悲壮之感。其实不只唢呐,随着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娱乐样式与新兴传媒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大多数传统艺术、工艺都面临后继乏人、市场萎缩的危机。表面上看,当前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更热衷于晒自拍美颜、玩手机游戏。但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恰恰发现新时代下,新兴娱乐样式和传媒正在将传统艺术和年轻人的时尚连接起来,年轻人都爱美,对他们来说,传统文化不仅并不老旧过时,而且还具有不可取代的魅力。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体并不必然是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相反可以是促成传承创新的强有力手段。在新媒体方兴未艾的潮流里,正蕴藏着充满复兴希望的趋势和机遇。

传统之美在青年人中越来越有市场

趋势之一,30岁以下的城市年轻人已开始成为传统艺术新受众群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人对美有着强烈需求和辨识能力,最直接的表现是“美”的市场越来越大。青春版《牡丹亭》以古典与时尚结合的美,将曲高和寡的昆剧从北京大学校园推向全国剧场,十余年常演不衰。如今,部分品牌昆剧演出的票房号召力已不低於演唱会、音乐剧。越剧、粤剧等地方戏也拥有众多年轻戏迷,其拥趸早已超出“地方戏”的地域范围。戏装照、戏曲体验课等文化衍生产品不仅折射出戏曲市场的渐趋升温,还释放出古雅文化已开始步入日常生活的讯号。不独戏曲,博物馆创意礼品和新媒体产品博得广泛赞誉,相关纪录片广受好评,古老的器物文化正重新诞生;电视综艺节目推动下,诗词、汉字之美也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和人才流动,地域符号逐渐成为身份认同的文化资源。此前围绕汤圆、粽子等展开的“南北之争”就表达了不同地区民众的地域认同需求。方言、地方戏、民俗仪式当中蕴含着精妙的文化特色,或将成为未来大众文化新资源。当精神需要比生存需求更突出时,“曲高”不一定“和寡”,越是高雅的、独特的,越有可能激发市场积极反应。这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以后必定更多。

还要特别提一下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我的一位学生曾在欧洲一所孔子学院做志愿者,给当地高中生讲授基本中华文化常识。为活跃课堂气氛,她尝试教授简单的戏曲身段动作,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动的艺术演示比成体系的知识讲授更有吸引力,当地人很乐意模仿学习。与此同时,年轻华裔对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尤为高涨

既有网络文学评论视角各有长短,评论网络文学只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才能既贴切又客观理性

近10多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声势颇为浩大。这不仅表现在它拥有数以亿计的庞大用户群体以及百万之众的写手大军,更为重要的是,以网络媒介为载体,这些用户与写手共同建立在“粉丝经济”上的“部落文化”,对既有“印刷文明”形成冲击。网络文学这种独特的蓬勃局面,自然吸引着众多批评者目光。面对新的文学挑战,批评者以何种立场与姿态进入网络文学、以何种情感态度与之相处,如何在商业性与文化性缝隙中发现新可能,成为网络文学批评乃至当代文化批评的重要问题。

就当下网络文学批评而言,大体包括三个不同维度:其一,学院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这主要集中在学院派网络文学研究之中。这种批评路径至少包含三个特点:批评者的学者身份、严谨的学理性、学术规范与专业化特征。从批评主体来看,它具备完整的学院教育和正规学术训练;从批评方法来看,它注重知识的谱系化,强调批评的理论视野和知识结构;从批评风格来说,多是庄重严谨的论说体,很少用散漫自由的印象体。其二,文化产业从业者的产业经济视角。最近几年,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如火如荼,IP开发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这不仅意味亚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涌动,也吸引大型资本不断介入。基于此,相当多批评者选择从市场反响角度入手,以产业经济视角关注网络文学的产业形态。其三,粉丝圈内人的“土

新兴娱乐样式和传媒正在将传统艺术和年轻人的时尚连接起来,年轻人都爱美,对他们来说,传统文化不仅并不老旧过时,而且还具有不可取代的魅力

随着青年人才国际流动日渐活跃,文化认同迫切性也将越来越突出。一旦有机会表现出文化血脉中的美,海外华裔就会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生力军,这与国内青年文化现象其实是同一趋势不同侧面

在积极顺应这一时代趋势的同时,需确保传统艺术核心要素有效传承;理论阐释与文化交流并举;赞助层次要与艺术分层对应,避免“错位”

的热情,不仅比本地学生更积极,其投入程度也远远超出国内同龄人。随着青年人才国际流动越来越活跃,其文化认同迫切性也将越来越突出。一旦有机会表现出文化血脉中的美,海外华裔就会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生力军,这与国内青年文化现象其实是同一趋势不同侧面。

趋势之二,大量传播图像、视频的网络渠道将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前所未有的舞台。微信表情包、朋友圈小视频以及各种视频网站或手机应用,将更有助于传统艺术传播,加速“美的时代”到来。最初,人们或许只是热衷于“小而酷”“短而炫”的视觉冲击力,这类视频容易吸引眼球。但缺乏表现力的东西热度越高,也就越快过时。喜好好奇的年轻人终将厌倦简单的挤眉弄眼,也终将摒弃演技粗糙的“鲜肉”和各种“辣眼睛”的修饰。在身体语言上,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追求更细腻的表情、声音和肢体动作。灵动简约的线条、平仄抑扬的声韵、饱满雅致的颜色搭配、“气韵流动”的形体表现、婉转有层次的声腔……这正是许多年轻人喜爱传统艺术的原因。

更进一层,年轻人从单纯追求色彩、设计、声韵进而讲究规范、气质。“汉服风尚”为代表的小众文化现象就体现着这一趋势。在网络媒体推动下,有些年轻人从“日本有和服,我们也有汉服”的简单想法开始接触古代服饰文化,继而被其丰富和华美吸引:一部分人开始讲究“宁穿破,不穿错”,自发学习传统历史、礼仪以及更深层的思想文化。孔子说“富而好礼”,即提倡一种从物欲到文采、由外在而内化的修养过程。可见,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并不必然对立,而是可以且应当协调互补。新媒体文化现象的涌现也并不是对传统艺术的挤占,反而是其复兴的时代机遇。

有所坚守也有所突破

在积极顺应这一时代趋势的同时,这几点值得强调。其一,确保传统艺术核心要素有效传承。以戏曲为例,情节、情感固然不可或缺,丰富的表演程式才是这种艺术的特质所在。汉服运动也承载着价值观念的追求,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形式美则是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君子淑女的日常威仪,举凡站、坐、走、说、哭、笑,依不同身份、场合都有严格规范,同时又高度个性化、风格化。严格的规范保障表情传达的稳定性与可传达性,高度的个性化、风格化使其可以适应新环境、新场景。

规范和风格都来自长期、艰苦的基本功训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许多年轻人敬佩韩国偶像组合训练的刻苦程度,可从电影《霸王别姬》窠臼的戏曲训练之艰辛则不啻数十百倍。个性化技艺还要求师徒传承、口传心授,如今看来更是奢侈。若没有稳定支持和长远预期,极少有人甘愿坚守终身,更无法期待普通家庭支持孩子去传承这一传统艺术。公共管理机构(政府、基金会等)要承担起扶持之责,不能指望追求短期回报的商业组织培养长线人才。

其二,要有开放的心胸,既重视理论阐释,又重视文化交流,不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古时,多数技艺在“不言自明”的环境中自然地得到传承发展,无需过多阐释。在文化选择空前多样的当今时代,“什么好”“为何好”等问题就要尽量讲清楚,诸如“火候”“气韵”等传统文化术语也需尽可能说得明白。理论性的人文学科与实践性的艺术传承应相辅相成。

面对古与今、中与外的文化差异,有些

传统文化提倡者倾向于贬低外来文化,这种做法只会把热爱流行文化的部分年轻人推得更远。民族文化的特质可以在比较中更加凸显和面目清晰,无需通过贬损他人来衬托。我们本有的优秀文化还需在与其他优秀文化的互动中创新发展。这种互动的前提是理解,即把功夫下足的交流 and 阐释。这方面,美学、艺术学和艺术史等学科可以大有作为,对内对外提高阐释力,提炼出不同文化的相似与相通。

其三,尊重市场的创造,弥补市场的不足,避免“错位”。艺术的发展总离不开“赞助人”,“赞助人”有时是公共管理者,有时是大量而分散的民间力量。赞助层次要与艺术分层对应。仍以戏曲为例,最顶端的是作为根基的经典“骨子戏”,它们面向同行、批评家等少数“行家”,重在定标准、立规范。“骨子戏”离不开慢工细活、十年一剑的弱功利投入,最需要政府或社会公益机构支持。其次是旨在普及的市场化创作,如“青春版”和各种新编戏,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满足市场需要的程度,艺术高度则系于“骨子戏”磨练出的名角;最外围是诸如“戏歌”“电音戏曲”等,处于跟其他艺术和娱乐形式的交叉地带,跟随时尚,旋生旋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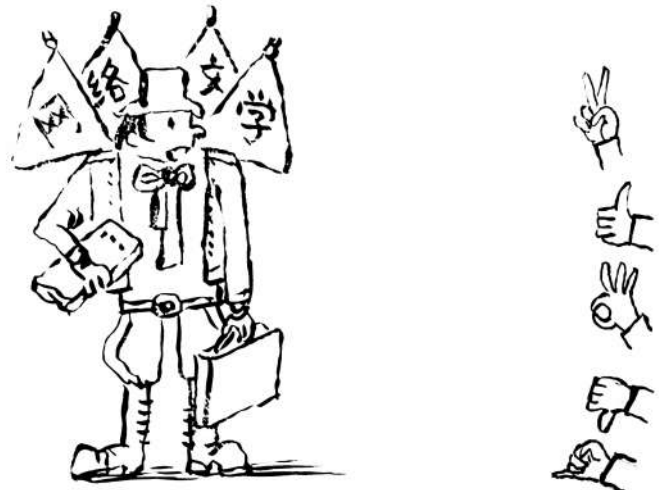
如今有些错位的现象:政府有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普及性作品中,一旦评审结项就束之高阁,少有市场效果;急需公共资源支持的艺术传承却遭遇“扶持不足”的困境;满足大众市场需要的娱乐化试验又被责以“歪曲传统”。这种错位主要是因为没有厘清市场与非市场的关系:市场无法支持艺术的核心传承,却比评委会更有权评判某个作品的普及效果;政府难以代替市场做出选择,却有力量保障传统文化的核心传承,从而成为市场产品的源头活水。

简而言之,当年轻人对美有更强的需求,无论是装点生活、个性表现,还是文化认同。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有独特的美,能满足这种需求。网络渠道和技术手段还为美提供前所未有的传播条件。从需求、供给到渠道,传统艺术有较乐观的发展前景,也有急需突破的瓶颈。公共文化事业要集中资源支持那些弱功利、需要长期投入的艺术传承,而各种艺术创新则应交由社会力量,鼓励民间去自发探索,让一个繁荣且健康有序的市场去评判、去筛选。(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



贴切又理性地评判网络文学

徐 刚



漫画 徐鹏飞

著”视野,这主要指以网络文学读者为主体形成的在线互动式批评。这里的“粉丝圈内人”并没有经受过系统专业训练,更不具备相关理论知识和批评技巧,其优势在于他们是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发展成长起来的“土著”,对他们来说,自发阅读并积极评价网络文学是一种生活常态。比较三种批评路径,可以发现,学院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虽力图建立批评者

而言,批评者虽摆脱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刻板批判性,能够以更加田野的方式深入网络文学一线,在产业结构宏观视野中理解网络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但也很容易成为产业资本代言人,其资本崇拜倾向需要警惕。此外,作为“粉丝圈内人”或曰“网络土著”,他们对网络文学有着深刻的情感体认,对此理解更加直观也更具现场感,但由于他们的讨论充斥着很多流行词汇和独特表达,且这些“行业黑话”随时处于更新状态,无形中构成的语言屏障将“土著”和“外行”区隔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有效融汇学院知识分

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对我来说首先是美、是诗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古典气质。写作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就我作为中国作家而言,是中国故事;就个人而言,是个体经验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在这个世界上碰得头破血流时,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我想,所有亲近文字的人都会有类似感受。你可以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可以将文字视作葱茏草木,使荒漠不再,可以将文字视作鸟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

文学之于我的意义首先是美、是诗性的探索与表达。曾经有年轻人问我:你的小说一直将美感作为一种精神向度,但是,美有足够力量净化人心吗?我回答道:美不是万能的,但如果连美都显苍白,那么还有什么力量呢?

与美相通的是诗性。何为诗性,诗性具有哪些品质和特征?诗性是流动的、水性的。它不住地流淌,流淌是它永无止息的青春动力;它本身没有形状,喜欢被“雕刻”,面对这种雕刻,它不作任何反抗,而是极其柔和地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性是一种可亲近性,它没有巨石阵般的冲突性和压力。诗性,表现在文字就是去掉浮华、做作的辞藻,让语言变得干净、简洁,叙述流畅自如又韵味无穷;表现在情节上,不去营造大起大落、锐利猛烈的冲突,而是缓和、悠然地推进,张力含蓄其中;表现在人物选择上,是善良、纯净、优雅的水做成的形象。

“上善若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物质不是重与刚的,而恰恰是轻与柔的——诗性并不软弱。当沉重如山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冲动于喝尽一杯咖啡之际消退时,一部《边城》依然了无痕迹地震撼着人心。我的所有写作都向诗性靠拢。那里,才是我的港湾,我的城堡。

这种美与诗性,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气质。西方文学尤其现代小说经过对古典文学不遗余力的围剿后,托举出“思想深刻”这一评价标准。中国在数千年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条吗?没有,尽管我们的文学一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人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采用的是别样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格、格调、意、意境、味、滋味、妙、微妙……我们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谁能说我的“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低呢?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与审美、诗性同样具有推动人类向前、净化人心作用的,是悲悯。悲悯是文学的古老命题。我认为,任何一个古老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永恒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基本属性之一,才被称为文学,才能够为人类所必需。从文学史来看,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付一个核心词:感动。感动自己,感动他人,感动天下。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怀。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双目失明、一无所有,反而重回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悲悯;当沈从文《边城》中爷爷去世,只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悲悯;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深夜擦亮最后一根火柴点亮世界并温暖自己时,我们体会到悲悯。

那么,具体来说,写作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就我作为中国作家而言,是中国故事;就个人而言,是个体经验。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最丰富的创作资源,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片土地是很不明智的。这片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就深深雕刻了写作者的精神世界,忽视它、拒绝它,将会使自己一无所有。更关键的是,这块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长着故事——我看到了这个资源,汪洋大海般的资源。只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片土地还不够,还要探究跨越时空的共通的人性情;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与此同时,尊重个人生活经验,从文学角度来说,“我”与“唯一”是同义词。个人经验是片面的,但我们无法回避片面。托尔斯泰是片面的,雨果是片面的,狄更斯是片面的,乔伊斯是片面的,沈从文也是片面的,而这一个又一个片面使读者获得相对的完整性。

从写作本质上来说,我从来不认为儿童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有什么不同。儿童文学主要阅读者是儿童,儿童决定着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审美的、悲悯的,既是中国故事的又是人类视野的,这同样是我所认为的优秀儿童文学应有的追求与标准,不矮化儿童,也不矮化文学。

曹文轩,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根鸟》《细米》《青铜葵花》《火印》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丁丁当当”系列等,主要学术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韩等文字,获国内外文学奖、学术奖四十余种,如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大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国际安徒生奖。



相信美 相信诗性 曹文轩